## 聖歌世外

文：友蕙女士 圖：風蕙

### 九六四：立川市聞見歌聖

重規博士再讓宇津上台，唱了一曲日本流行新歌，然後作了一個判斷：「你二人都可以同去，讓內山青松先生考驗你們的音素，我相信他肯定期教你們的唱歌。」當即約定時間，在次日帶她們一道，由重規開車，去立川市拜望約定的最老的歌唱教授。

他們到了立川清靜的鎮上，停在左右兩列白色粉牆的高大的舊門前，按鈴出來了一個白衣女傭——「等候着呢，歡迎。」他們三個在門樓換上了拖鞋，經過很除的秋林庭院，轉入後園，來到裡面請出來一位乾乾瘦瘦，着麻灰夾袍和服的禿頭老人——

「歡迎，博士。我今天只約了你們，現在我已經怕應酬了，老了。」老人同重規握手，重規深深鞠躬，立刻介紹了兩個小姐：「快行禮，內山太老師！」愛蓮和宇津，照日本禮貌，雙雙下拜：「太老師，請安，你老多福！」

老人笑迷迷躬身邊禮——「請起，好漂亮的小姐！啊，這位是中國人呀？」重規指了愛蓮說：「香港考第一的，都是大野學院開辦招到的學生；這位宇津，京都考第一名的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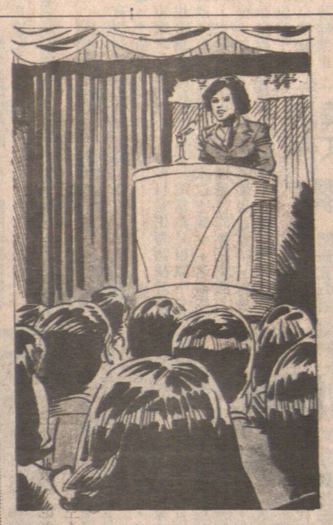
於是大家坐在矮桌客位，但請老先生上坐。女傭捧了茶盤上來，一壺四杯，各獻了茶。重規帶來了小提琴，放在一邊，並陳設了個人已經考驗了她們的嗓音——「確是天生少有的，初時并不知道有此天生的特長。」

「這是第一件事，唱，當然首先須有一條先天帶來的聲帶，各國都是如此。然後才談學習、練功，和個人努力用功。」老先生一邊喝茶，一邊閉話，然後對重規道：「好的，請你調弦，我聽聽她們，一人唱一支歌，立刻可以預測未來的學唱方法。」

重規取出梵啞鈴，仍囑愛蓮先唱。她選了山口百惠灌片的「伊豆舞孃之歌」。老人偏了頭，閉目細聽，全神貫注。唱完後，指指宇津：「聽聽你的。」宇津唱的是松野聖子的「可愛的九月時代曲」。老人又再偏了頭，閉目靜聽。聽畢便細細地解說——

「有天生嗓音，好聲帶，各有不同的音色。你們學院是舞劇為主的，兩個都可以有主唱的可能。而且，前途還可以用歌唱作為主科，我可以引你們走上自己練習的正途，但基本的歌曲，必須用我規定的程序。」

重規忙為禮道：「當然，多謝先生給她們機會，請賜給每週的時間，假如可能。」



## 絲韻

懷楚

### 二七九：發生汽車意外

黃亨流住氣，仍默不作聲。

唐文娟情不自禁，竟忘記是駕着車的時候，用手拉着他的衣袖要撒嬌。

這麼用力一拉，黃亨毫無心理準備，軚盤動了動，汽車猛烈左右搖擺了，黃亨不禁冒汗，拚命把穩軚盤，亦來不及駕對方了，迎面來了部飛速的汽車……

兩小時後，電台的新聞節目中，赫然播出當地華人社會中富豪黃亨先生，在一宗交通意外中送入醫院急救，可能有殘廢的危險；而同車的未婚妻唐文娟女士，意外地只受了輕傷，但仍在醫院看護着黃亨，等候醫生進一步的消息；而另一相撞的汽車，其司機當場死亡，另一女乘客則昏迷不醒……等等。

這時，李偉生和何大義才從收音機聽到這驚人的消息，自然驚異不已，在電話中聯絡一會後，相約一齊前往醫院探視。

在的士裏，李偉生像恐嚇他似的說：「喂老兄，唐文娟小姐你只見過一面，她也只知道你是我未來的伙計和助手，見到她時，你還是少出聲為好，別誤了大事。」

「我當然應該少出聲了，」何大義問問地答，「我根本談不上認識她，只見過一次面而已，去探望她，是體貌而已。但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你怎麼會說是誤了大事呢？」

### 二〇六 名流巨富

師姐容曰：「你又何必同伯遮瞞，我說你一定好清楚。」

陳誠笑曰：「我不知喫，亦係道聽途說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佢以前做乜？你知喇，我聽見人講之後，越諗越驚，萬一有乜事，豈不連累自己？」

陳誠曰：「咁又係，亦唔怪得你會諗，海倫，我不想講朋友壞話，總而言之，你自己小心。」

師姐容作花容失色狀，曰：「唔好嚇我呀！」

陳誠曰：「海倫，都係無謂講佢，越講自己越驚，何必呢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啊！你即是知道好多嘅，一於唔肯講我知。」

陳誠曰：「道聽途說，未必係眞，講來做乜？喂，我係正當商人，你波士亦係正當商人，我同人，你波士亦係正當商人，各有不同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話唔怕就唔怕喇！」

陳誠笑曰：「你怕佢都係有理由嘅，因為我發覺佢十分喜歡你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陳波士，不准你亂嚕喋！佢有表示過喜歡我。」

陳誠曰：「對住你咁嘅靚女，如果話佢唔起痰，我就點都唔相信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總而言之，講到喜歡不喜歡係另一回事，佢有同我講過。」

陳誠曰：「總之你唔使驚，或者你波士以前眞係有多少唔正當，不過現時已經係名流巨富，你怕乜？